

天柱青年文学丛书



裹灰头巾的女人

严歌平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裹灰头巾的女人

平野



责任编辑：王谦元

封面设计：韦君琳

裹灰头巾的女人

严歌平

*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合肥市跃进路1号）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$\frac{8}{9}$ 插页：2 字数：150,000

1985年7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300

统一书号：10378·80 定价：1.15元

序

鲁彦周

读完歌平的小说集，我不禁沉入深深的思索中。

今年冬天来得早，没到腊月，已经下了两场雪了。此刻，我的新居的窗外，仍旧寒风凛冽，铅灰色的云在天空游动，又有浓重的雪意了，然而我的心头却仍旧回漾着江南的绿意，这绿意当然是这本小说集给我带来的。

作品的内容和作者本人都是我十分熟悉的。关于作者，不久以前在我的记忆里，还是一个与其父亲性格完全不同的沉默腼腆的孩子。记得我在他家作客的时候，当我和他父亲谈到文学、音乐和对国家命运忧愤的时候，他只在一边睁着明亮的沉思的眼睛望着我们，从不提问，也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他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外向的孩子。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，他是有见解的，他不过是不愿意显示自己罢了。

这点，他和某些青年很不同，文如其人，也许正是这种不同才构成他自己的特色吧！

这部小说集里所收集的小说，并不是歌平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全部，但是已经看出作者的追求和探

索。小说集里的小说，从内容上说，并没有什么“重大题材”，“重大冲突”，也没有宏伟壮丽景象的描绘，小说所撷取的都是人的片段，是日常生活，是小小的愁欢，它不是长江的波涛一泻千里，而是象江南的山溪，河流和港汊，它们虽然没有大的波涛，然而清波绿漪，涓涓细流，却自有它的引人入胜、启人遐思之处，它们没有故意自示尖锐，没有故作艰深，没有强迫自己去赶时髦、争浪头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我说它是文如其人，对它产生了某些偏爱，并且乐意为之作序。

文学创作是艰辛的劳动，这是谁都承认的。但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、素养、气质、才力去走自己的创作道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清醒的认识的。现在由于我们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正确，实行了开放政策，文艺创作空前繁荣起来了。人才辈出，繁花似锦，其中也包含着文坛上的竞争。我说的竞争，当然不包括文坛上一些“混混儿”，因为他们的竞争是靠关系学，与文学创作无关。我这里说的竞争是指创作，是创作上的竞赛；一个青年作者，要在这种竞赛中获胜，必须走自己的路。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应当借鉴，伟大作家的作品应当学习，别人的创作经验应当了解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丰富和提高自己，为了创造出自己的风格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有所成就，有所建树，才能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。

当然，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要摒弃一些杂念，

要耐得住寂寞，要了解别人，更要了解自己。了解自己并不是容易的，能耐住寂寞也不是很容易的，然而能有所成，却常常与这两点有关。我不知道歌平是否真正地了解自己，从现有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看，从他的朴实无华，从他有意避开某些时尚，我判断他是了解自己的。但愿他能够坚持下去，并努力发展和提高自己。

时光如水，我们这一批在五十年代还是小青年的人，转眼已进入老年了，当年的孩子，现在已进入成熟期，并且以自己的作品标志又一代人起来了，想到这一点，虽不无为自己老大而唱叹，但心头的绿意却也越来越浓，正如这冬天孕育着春天一样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

目 录

序.....	鲁彦周
临别赠言.....	1
绿荫深处的校园.....	18
秦市长洗浴.....	32
一件米黄色的风衣.....	45
局长不在家.....	60
女工会主席.....	75
小补鞋铺之夜.....	92
擦干你的眼泪！妈妈.....	102
绛紫色的暮霭.....	123
录在磁带以外的.....	162
空间.....	174
巧克力囡囡.....	185
冷暖更迭的夜.....	203
中断的晚餐.....	221
在“福寿堂”药店.....	227
裹灰头巾的女人.....	238
他没有忘记.....	266
后 记.....	277

临别赠言

M市文化局创作组的创作员苗巍，即将要调到邻省的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了。

邻省作家协会调苗巍去后的待遇是相当优惠的：分配一套六十平方米的三拐弯的住房；还答应将他妻子与孩子从家乡那座小城镇调进省城；并负责为其妻子联系职业对口的工作单位。这些待遇在M市文化局方面，从书记到局长，无人有能力付诸实施，所以尽管都舍不得放走苗巍，而最终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用现代化采掘设备，将这块高品位的矿石从他们脚下的地层里开发去了。

苗巍调动的消息一宣布，在M市上层权威机构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这因为苗巍毕竟是M市的风云人物。他创作的电影剧本获得过全国最佳编剧奖；他创作的五幕话剧《惊雷》使M市话剧团轰动过首都舞台；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也曾列入到中央电台宣布的获奖名单里。所以M市上至市长，下至平头百姓，对于苗巍这样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都十分尊崇。某某市长陪同其老战友看戏，可以自豪地对其老战友炫耀说：“喏，这戏就是苗巍写的。你

不认识他吧？上星期六，他还来我家吃过晚饭哩。”某某厂的青年工人去外地探亲，可以自豪地对其未婚妻炫耀说：“喂，最近上演的电影《彩虹》你看了吗？就是我市作家苗巍写的呀。我认识他。他到我们厂讲课时，我还请他在日记本上签名留念呢！”……现在，苗巍要离开M市了，M市的人大与政协，当然要对他们引以为荣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苗巍表示欢送。这两个权威机构的首脑们特地筹划布置了如何举行欢送苗巍的宴会。宴会开得规格不低，那满桌美酒佳肴，大概是苗巍这大半辈子以来从没享受过的。出席宴会的各级领导与各界知名人士，纷纷对苗巍的调离表示了惋惜。无疑，这表示惋惜的人们的心情，又都莫过于宴会上在座的文化局长杜文清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杜文清上班一来到局里，就将另外三位副局长和几位局党委委员，召集到自己办公室里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。会上，杜文清说：

“看来，我们的工作已经落后了。昨天与前天晚上，市人大和市政协分别举行了欢送苗巍的宴会。而苗巍是我们文化局的人，我们局里不表示一下，从道义上说不过去。苗巍对我打过招呼，他后天动身去A省，我看，我们的欢送会就定在明天下午吧。时间还来得及。如财务开支有困难，可以不必象那些阔气的单位搞请客吃饭，买些高级的烟茶糖果，弄弄热闹气氛，就完全可以了。大家赞成不赞成？请赶快表个态。”

大家一致表示赞成。并当场指派局秘书科干事小倪去抓紧筹办。

正巧这一连几天上午，局里在举办全局党员整党文件学习班。一大早，从局所属各基层单位来的党员，都按时聚集到大楼北侧的小礼堂里。这边的局首脑碰头会刚散，不知是哪位快嘴快舌的副局长走漏了要为苗巍开欢送会的风声，顿时，那边小礼堂里为此事乱嗡嗡地议论成一团。待杜文清在办公室里批阅了几个文件，再来到小礼堂里时，已一时无法将人们议论的中心转移到专题学习上来了。他觉得惊诧。那么多人为什么对这个欢送会充满了兴趣？并充满了激愤，充满了牢骚，充满了怨气？本来嘛，欢送会就是欢送会，应该开得情深意长，缠绵悱恻，让走的人欢欢喜喜，留恋不舍，这和激愤，和牢骚，和怨气，究竟有什么相干？杜文清觉得简直不可思议，他连续几声吆喝道：“同志们，静一静！上午要集中精力学习！”然而无奈，他一个人的嗓门，实在压不过几十个人的嗓子推起的声浪。

嚷嚷得最响的，要数创作科的创作员魏希林。杜文清平日就对小魏这小伙子有几分反感，私下里对其作过几句不中听的评价：就好出风头！哗众取宠！喏，不管局里出现了什么新鲜事，你总爱带头跳出来褒贬一番，煽惑群众，刁难领导！亏得你还没苗巍这么大名望，只发表了寥寥可数的几篇作品，虽听局里不少人夸赞你这几篇作品颇显才气，连苗巍都特别欣赏，但毕竟没有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，

不然，你的尾巴早成旗杆翘到天上去罗！……好了，此刻杜局长心里不是要如何端正对小魏价值的估量，而是被小魏指手划脚的议论搅扰得头皮发麻。好一张厉害的嘴巴！你听听——

“既然局领导决定了，明天的欢送会要开，那我看，这会就该开成一个人才问题的讨论会。大家都来讨论一下，我们M市文化局为什么总留不住人才？在我们M市文化局的编年史上，被挖走的人才岂止是眼下的苗巍？还有前些年被上海交响乐团挖走的李敦煌，被江苏美术学院挖走的胡华俊。李敦煌当初任我们M市歌舞团首席指挥，局领导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认为他只不过那么‘两把刷子’。其实，人家根本不是只那么‘两把刷子’，而是你局领导不理解人家的才能，不给人家的作品演奏的机会。结果好了，李敦煌一调到上海，如鱼得水，把在这里写出的两部交响乐带到上海一公演，立刻轰动了全国音乐界。还有胡华俊。大家知道，胡华俊曾经是部队艺术院校教师，他的版画在国内美术界有一致好评。就因为他带有反林彪问题的尾巴，才被开除军籍，下放到我们局所属的群众艺术馆来了。可林彪身躯早在温都尔汗坠毁，我们局领导却还迟迟未给胡华俊落实政策，让人家一直拿着复员后的五级工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六口人，这让胡华俊怎能安心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呢？再说苗巍。苗巍是对我们大伙儿表示过的，只要局领导满足他提出的两个要求，将与他分居多年的妻子和孩子调到身边，他就

完全可以不离开M市。那么难道是他的要求过分了吗？不！对于他这样一个‘文革’中被打成坏分子，长期被监督劳动改造，饱受各种苦难折磨的人，对于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一直不好，患过肺结核，几年来一直居住在我们办公室栏出的那个小小的角落，生活上无法得到妻子照顾的人，在他今天重见光明之日，对自己生活的改善仅仅提出了起码的、算不得半点过分的要求，局领导为什么多次答应之后仍不给他解决呢？这不明明要赶人家朝外地跑吗？所以我不得不向大家疾声呼吁：如果局领导继续对人才外流这一现象熟视无睹，那我们局里明天或后天说不准还会冒出个刘巍或张巍来的！当然，我什么巍也不巍，我没有资格被称为人才。我只是希望，我身边会出现更多苗巍式的，而命运又远远要比他好得多的人才！……”

魏希林这番慷慨激昂的发言，引得小礼堂里乱嗡嗡议论着的人们更加激动不安了。继他而后，话剧团老导演郑嘉鹿，群艺馆干事张小兰等人，也一起借苗巍这根出气筒，痛痛快快地发泄了一顿自己的牢骚。杜文清明白：老郑是因为局里两次分新房，他这位文艺七级的老知识分子，按条件本来都该分到的，可一次被秘书科吴科长捷足先登，另一次被从部队转业来的王副局长所顶替，使他眼看要摘到手的桃子都丢落了。张小兰是因为长期与丈夫分居两地的問題。她盼了十二年团聚，眼看要盼到头了，可局里近来要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她凭职称算不

得知识分子，只是名辅导群众文艺工作的普通干部，所以局人事科把她的问题又朝后排了排队。苦哟！在眼巴巴地盼望团聚的十二年里，这位昔日亭亭玉立的歌舞团舞蹈演员，如今早已成了个体胖力不亏的中年妇女。说实话，从心底里，杜文清对老郑与张小兰都表示着极大的同情，甚至有一种未尽责的歉疚。若要换一个场合，杜文清保不准还会雍容大度地做几句自我批评，主动承担几分责任。而此刻，让他默默受审似地听着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指桑骂槐，他感情上确实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。他感到脑袋陡然间在膨胀，几乎要被这片喧嚷声震荡得四分五裂。

郑嘉鹿说：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在咱们局里，说穿了，是句空话！空头支票完全可以开给你：什么人大代表，政协委员，社会知名人士。但实质性的东西呢？你甭想要，玩权术的人早把手伸到你前头去了！”

张小兰说：“是嘛！你苗巍当个大作家值几个钱？能买房子？能调来老婆？人家局长科长们早把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调来了，你老婆孩子的影子还不知在哪儿呢！”

就这样，一上午学习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，最后，杜文清不得不站起来又吆喝几声，才算渐渐平息住大家情绪，扭转局势，使人们发言一个个开始言归正传了。

中午，杜文清没有照例回家吃午饭，也一点不

觉得肚子饿，走出小礼堂，便回到局长办公室，重新泡上杯浓茶，接连喝上几大口，才使杂乱无章的头脑稍稍清醒了些。他不敢想象，要是刚才的场面再出现在明天下午的欢送会上，那自己该显得怎样地狼狈不堪！老郑和张小兰的情绪还好解释，他们顶多是出于个人恩怨在朝你局长提意见，可魏希林呢？那小伙子提出的问题真真尖锐得要捅你几个窟窿呀！要知道，明天下午的欢送会，市委主管文教的鲁副书记与两位宣传部长也要来出席的，他们并不理解你杜文清工作中许多难言的苦衷，许多磕磕碰碰的软钉子和硬钉子，许多根本无能为力解决的困难，他们只见魏希林等人一个劲地将尿盆子往你头上扣，说不定还真以为你杜文清没有落实文化局的知识分子政策，放走了苗巍这样的人才呢！如真要那样，后果就糟糕透顶！想到这，杜文清的秃脑门上禁不住冒汗了。汗珠一滴滴渗出，而后又嵌进前额那几条深深的纹路里。毕竟年纪已近五十五，体力和精力都日益衰落，思考问题略微紧张复杂些，杜文清仿佛觉得心脏跳动都骤然加速了。

天气真热。暮春季节里这样热的天气还很罕见。杜文清从藤椅里站起身，推开窗门，脱去灰涤卡中山装外套，只穿了件白府绸衬衫，让窗外吹进的微风轻轻扑打着自己，才感到浑身舒畅了许多。他继续想道：

……唉，魏希林这些人也真是的！你们跟我杜文清相处了这好几年，难道还一点看不出我杜文清

究竟有怎样的一副心肠？我并不是不赏识人才，不懂人才在事业中的重要性。当初放走李敦煌和胡华俊，我虽然表示反对，但我那时只是副局长，上有党委书记，左右有资格比我老的同僚，我的一句话能起多大作用？我的意见在局党委中能占几分之几？这次苗巍调走之前，我也曾多次盛情地挽留他。他分不到住房，责任绝不仅仅在于我杜文清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文化局是个穷单位，没能力拨出经费盖住宅楼，每年要靠市建委统一拨给我们几套新房，但这到底能拨给几套呢？僧多粥少，匀不过来，局里还有比苗巍更困难的三代同堂的住房户呢。你们叫我这当局长的该怎么安置好？噢，对了，我曾特地为苗巍向市政府打过一份报告，说苗巍是社会知名人士，市政府能否请建委专门给苗巍拨一套住房？可报告上去半年后一直不见答复，这总不能叫我五十多岁的人也一次次去各个衙门磕头求情吧？要论牢骚，谁没有？你魏希林无官一身轻，可以朝我头上发泄，那我呢？莫非去朝市长们发泄？是的，当市长的只要在宴会上跟苗巍碰碰杯就行了，而真要叫他们解决苗巍的住房问题，他们还急着要先考虑儿子和孙子呢！可这些牢骚发出来顶什么用？无非自己心里痛快痛快罢了！……

杜文清思考来思考去，思绪渐渐移到一个新的焦点上：这样气氛不愉快的欢送会究竟还有什么开头？算了，干脆不开吧！可真不开呢，怕有人说是对苗巍不够意思，而要一开呢……当然，这思考中，

杜文清也对能开好这次欢送会存在过侥幸的念头。其理由一：苗巍本人绝没有魏希林那样一张尖刻的嘴巴。他除了对谈创作上的事情感兴趣之外，对谈其他任何事情都无言辞锋利的擅长。大家都认为苗巍这人现在变得胆小而窝囊，很少在公众场合诉说自己受难之苦，这真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其理由二：别看刚才那些人背后咋唬得欢，可真要他们到会上为苗巍鸣不平，倒也未必见得。这因为苗巍在局机关里人缘并不太好，有一部分人认为苗巍做人太吝啬，电影开拍后，从北京拿回那么多稿费，却连几杯薄酒都不肯请，甚至连每个办公室撒两袋糖都舍不得，一点也不象创作组另外几位创作员拿了稿费后那么大方。这按秘书科小倪的话说：“作家名气越大越小气嘛！”然而，杜文清是深知苗巍这其中之苦楚的：乡下母亲来了信，要盖房子，儿子敢不从命？寄去一千二百元稿费怕还不够买砖瓦呢！唉，眼下人和人的相处，真是与昔日不同了，常会生出种种莫名其妙的隔阂，你多挣了钱，便象长了刺，刺得旁人浑身不舒服……但这一侥幸的念头在杜文清心里很快就闪逝过去了。这个为苗巍准备的欢送会将要引起的糟糕透顶的后果，还是象个重重的包袱，压得他难以喘过气来。

“哟，杜局长，你今天不想回家吃午饭啦？”就在这时，隔壁秘书科小倪，拎着个大旅行包，里面不知装着什么玩意儿，沉甸甸的，从局长办公室门口经过，见杜文清还一直愣愣地坐着喝茶，便忍不

住诧异地问道。

杜文清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过脸来，也问道：“你怎么也不回去？”

“我刚采购完毕。”小倪说。

“是为明天下午的欢送会？”杜文清心头一震。

“不。你忘啦？黄梅戏剧团上半年盈利，缴了一笔演出费，你批准局机关可以破天荒地发一次奖金，送每人一盏台灯，我立刻就去五金公司订货了。这批货还真难订，奖金只有十五元，又要买式样漂亮的，人家一时拿不出这批价廉物美的货。直至今天早晨才来电话，说是有货了，我怕夜长梦多，忙去取了回来。”小倪说着，从旅行包里拿出盏台灯，“喏，杜局长，你看这式样还满意吧？”

台灯底座是有机玻璃镶成的，配有红白两色琴键式开关，一根能任意升降的铝制蛇簧管支起灯头与灯罩，那式样确实精巧而别致。杜文清将台灯端在手里欣赏了片刻，忽觉得眼前一亮，嘴角露出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，又问道：

“小倪，你看没看到商店里还有卖比这更漂亮的台灯？”

“那当然有。可价钱就比这贵多了。有三十多块钱的一种，还有五十多块钱的一种。”

“好极了！那你赶快再替我跑一趟，挑最贵的那种买一盏回来。”

小倪疑惑地睁圆眼睛：“杜局长，你买这干嘛？公家不是要发你一盏吗？”